

【清朝奇案丛书】

主 编 / 张 研
副主编 / 张 浩

飞来祸

震惊朝野《南山集》

益觉迷

曾静吕留良奇狱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【清朝奇案丛书】

主编：张研 副主编：张浩

飞来祸

震惊朝野《南山集》
陈连营 著

益觉迷

曾静吕留良奇狱
王纓 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责 编：冯 昭
复 审：宁志荣
终 审：李广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飞来祸·益觉迷／陈连营，王纓著，一太原：山西人民出版社，2000.10

(清朝奇案丛书/张研主编)

ISBN 7-203-03609-X

I. 飞... I. ①陈... ②王... III. 案例-中国-清代
IV. D929.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49845 号

清朝奇案丛书

飞来祸·益觉迷

陈连营 王纓 著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建设南路15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晋中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*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8.75 字数:191千字

2001年3月第2版 2001年3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册

*

ISBN 7-203-03609-X

K·164 定价:13.00元

2001-3-10

目 录

飞来祸——震惊朝野《南山集》

血祭盛世 (1)

祸起《南山集》 (7)

名世的期盼/白发榜眼/赵申乔邀功

最难判的案子 (36)

皇位的诱惑/南国风波/从戴名世到方光琛/最后的恩典

戴案探源 (97)

又是一桩《明史》案/愤世嫉俗惹祸端/朋党之祸

是非凭谁说 (124)

迟到的“平反”/一代名儒/历史的遗憾

益觉迷——曾静吕留良奇狱

案发：投书策反·····	(139)
诱供：软硬兼施·····	(149)
搜捕：天罗地网·····	(162)
京审：天子亲查·····	(176)
案情：扑朔迷离·····	(206)
案中案：吕留良文字狱·····	(229)
结案：“出奇料理”·····	(239)
尾声：“断难宽宥”·····	(260)

血祭盛世

康熙时期，正是清王朝走向鼎盛的重要时期。

经过清初数十年的浴血奋战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最终形成；经过驱逐沙俄军队的入侵，打击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叛乱活动，安抚喀尔喀蒙古，稳定西藏、青海局势，清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得到了巩固和加强；河工的初步完成、经济的恢复发展、宽文网之禁政策下的文化复苏，使清王朝突显承平昌隆的新气象。

然而，就在这清王朝日益昌盛的重要时刻，却发生了一桩极不和谐的大事件。准确地

说，是在康熙五十二年(1713)二月，一颗恃才自傲的头颅被残酷地砍了下来，血淋淋地，做了盛世的祭品。从此，他所期以名世的著作被禁毁，他的名字被蒙上了历史的尘垢。

他，就是著名的桐城学派的开山之祖戴名世。

关于戴名世被杀的原因，人们作过种种推测。有的说，戴名世之被杀，问题出在他为南明争正统，触及了清王朝的禁忌；又有人说，戴名世之获罪，就在于他的愤世嫉俗的性格导致了当朝权贵的嫉恨……而官方的罪名则是他“狂吠悖逆”！

本书试图以一个史学工作者应有的严谨态度，通过比较通俗的语言，对近三百年前曾经发生的这桩悲剧事件做一粗略勾画，以期人们对当时的社会有一比较完整的认识。

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初十，公元1713年3月6日上午。北京西市口。

北京的三月，天气依然十分清冷。太阳虽已高高地升起，但却好像没有睡醒一般，懒洋洋地躲在浓浓的云朵儿后面，不愿把宜人的热量送往人间。风也不知躲在哪里睡懒觉，迟迟不肯露面。

灰暗的街道两旁，布满了各色店铺。有米店，有药铺，有山货店，有海鲜馆，有饭馆，有卖日用杂货的百货行。

不少勤劳的店主人，一大早就开了店门，忙着迎接南来北往的各方客人；而懒惰的店家则在忙着开张的准备工作。

突然，街口响起了低沉的锣声，隐约中还可以听到马蹄撞击路面的辘辘声，还有逻卒驱赶行人的呵骂声。

不久，就见走过来一队身披号衣、手持长矛的清兵。其中的

四个人，手里还举着回避字样的招牌。

清兵的后面，是两队身穿马褂、腰挂弯刀、气势汹汹的骑马侍卫。在两队侍卫中间，前面走着一个身被红衫、手持鬼头大刀、脸上堆满横肉的家伙。他袒露的肌肉块块突出，显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。那雪亮的大刀，寒光闪闪，更使人有心惊胆战之感。

在刽子手后面，是一辆缓缓滚动的笼式囚车。囚车内绑着一位头发斑白蓬乱、脸庞清瘦的老年囚犯，他身后背着的木牌上，用黑笔醒目地写着：“钦决逆犯戴名世”。“戴名世”三字已用朱笔勾画。

囚车的后面是一乘四人暖轿，轿中坐着监斩官。暖轿的后面仍有一些清兵，和一位手提饭篮、满脸泪水的老年儒生。

一大早，戴名世就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。

天不亮，好友杨三炯就来到狱中，送来了好酒好菜和他爱吃的家乡糯米粽子。

两人席地而坐，把酒叙旧。说到当年愤激文字的情景，三炯不禁泪如雨下，哽噎有声。

不久，老狱吏也一反常态，给戴名世送来一壶酒和几个菜，然后默默地离去。

看到杨三炯和老狱吏的异常举动，戴名世似乎也明白了这顿早餐的意义。他不说一句话，默默地喝着酒，吃着菜，好像这顿酒饭特别可口。

酒足饭饱之后，戴名世又开始慢慢地整理自己的物品。当他整理到自己在狱中完成的《四书朱子大全》校订手稿时，他的手有些颤抖，心中不禁一阵酸楚。他迅速地把它递到杨三炯的手

中，回头颓然坐在地上不语。

大约又过了一个时辰的光景，管狱的狱吏来了。大概是因为昨天收到了杨三炯打点的银子，他今天也一改往常粗野蛮横的态度，非常客气地对戴名世说：“戴大人，奉上司的命令，今天要送您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”说完，也没有让狱卒给他戴那沉甸甸的脚镣。

于是，戴名世静静地走出了令他厌恶和恐惧的牢房，走向送他永远离开的囚车……

大凡老百姓都爱看热闹。无论是娶亲的喜事，还是悲戚的送葬丧事，他们都爱观看一番，议论一番，作为业余生活的一部分。更何况今天处决的是翰林院的大官！这可是多年不见的场面啊。

因而，当行刑的队伍刚来到西市街头，整条街一下子就骚动起来了。尽管逻卒极力阻拦，仍有许多人簇拥而来。不少的店家索性关了店门，加入到看热闹的人流中。

就听嘈杂的人群中，传来一个外地人急切的声音：“请问老兄，这囚车中的犯人是谁？”

一个本地人的声音道：“兄弟您怎么不知道呢？这可是鼎鼎有名的大才子、翰林院编修戴榜眼戴大人啊！您瞧那牌子上不就写着他的名字吗？”

“那么，却是为了何事？”

“听说戴大人早年曾刻过自己写的一本书，名字好像叫什么《南山集》，其中有诽谤世祖皇帝的坏话，结果就被都察院赵大人告发了。”

另一个本地人接话道：“听说前年戴大人参加会试获得第

一，在皇上钦试时本来应该拔取状元头筹，不料都察院赵大人的公子也参加殿试，赵家势大钱多，多方活动，结果头筹竟被赵公子所得，戴大人只得了个第二名，自然心里不服，从此两人就结了怨。赵大人怕事情说出去，就把戴大人告发了。”

“老兄说得不对。我听人说，赵大人之所以告戴大人，是因为赵大人是东宫的人，戴大人是皇八爷的人，两相结怨，赵大人就把戴大人告发了。”另一个人颇为不屑地说。

还有一人插话说：“我听说原来刑部判戴大人千刀万剐，多亏康熙爷法外施仁，才改了个杀头了事呢！”

这时，就听一个人怒斥道：“你们怎么敢胡说八道，朝政是你们能随便议论的吗？难道不怕杀头吗？”

几个人听后咋咋舌，再不敢多说一字。

当行刑的队伍走到街中间一块宽敞的地方时，便停了下来。逻卒开始驱赶人群，布置刑场。侍卫打开囚车，把戴名世拽下来，使他面向皇宫的方向跪下。监斩官也从暖轿中走出来。

一切准备就绪。就见监斩官从袖中掏出一纸，随即念道：

“钦犯戴名世，身为圣朝命官，不思皇恩浩荡，信口雌黄，诽谤圣朝，狂悖可恶至极，依律应即行凌迟极刑。惟我圣上，法外施恩，著戴名世从宽免凌迟，即行处斩……”

随即望皇宫方向三叩首，戴名世亦三叩首。

刽子手走向戴名世，举起了寒光闪闪的鬼头大刀，一泓殷红的液体在黄土地上流淌开去。

没有风，没有言语，只有几声乌鸦的凄惨叫声。

随行的杨三炯赶紧把准备好的银子塞给刽子手，随即招呼

雇来的几个人手，把戴名世的尸首抬上一辆雇来的车子上，送往戴名世在京的寓所。那里早已准备好了一口棺材。

三天后，戴名世幼弟戴辅世扶棺归里，葬之于老家南山冈上。没有碑铭，亦没有花圈。

关于当时的情景，方苞在给杨三炯写的墓志铭中曾记载道：

有司以大逆当名世极刑，圣祖仁皇帝宽法当大辟，而众犹荡恐，刻日行刑，亲戚奴仆皆避匿。君（指杨干木三炯，浙江诸暨人）曰：“孰谓上必使人覘视者？其然固无伤。”独赁栈车与名世同载，捧其首而棺殓焉。用是名动京师。

祸起《南山集》

名世的期盼

公元 1653 年，正是清王朝入主中原后的第十个年头。尽管统一战争仍在西南边陲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如火如荼地进行着，而地处安徽西南部的安庆等地却战尘尽消，早已恢复了战前的平静。

在安庆府桐城县城南二十里许，有个名叫南湾的小村子，村子里住有秀才戴硕一家。戴硕字孔万，号霜岩，别号茶道人，人们习惯称他霜岩先生。戴家过去住在婺源，明代初年

迁来桐城，以耕读为生，生活一向比较富裕。戴硕的祖父叫戴孟庵，为明诸生。戴硕的父亲叫戴古山，亦为诸生，明末曾在江西做过几年小官吏，夫人为明员外郎吴应龙的女儿。明清鼎革之后，戴孟庵父子均家居不出，生计日艰，戴硕不得不早早中断学业，担负起养家糊口的重担，成为一名村里的私塾先生。

时值农历三月十八日傍晚，戴硕刚刚从邻村私塾回到家中，匆匆吃了几口晚饭，就想躺下休息。奔波了一整天，浑身疼痛，实在想睡个安稳觉。

然而戴硕刚刚宽衣躺下，就听女婢春梅慌忙跑来报告说：“老爷快起来，夫人要生产啦！”

听到自己快做父亲了，戴硕心里激动起来，他赶忙披衣下床。不久，随着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，夫人生下了一个又白又胖的男孩。夫妇俩高兴得不得了，急忙派人向祖父戴孟庵报喜，孟庵老先生不禁也欢喜了一场。

按照当时的规矩，孩子生下后一月要举行“满月礼”，就是生孩子家的主人，在孩子满月日摆几桌酒席，招待前来庆贺的亲朋好友，而亲朋好友们则带些慰问产妇的米面蛋糖，以及送给新生儿的衣料鞋袜之类的物品作为贺礼，大家热闹一场，以示添丁的喜悦之情。有些人家在“满月日”，还为新生儿举行隆重的命名仪式。

桐城号称礼仪之区，戴家也是个书香门第，何况是戴氏长门长孙，这一礼仪是忽略不得的。

从四月初，戴硕就开始忙着张罗这件事了。

写红字喜帖，通知亲朋好友，杀猪宰鸡，置办酒席，自不消说。倒是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，着实让戴硕费了不少脑筋。因为

名字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包含着重要的内容，往往是前辈的美好祝福和期望。

戴硕心想，我桐城明朝时仕于朝者冠盖相望，持节钺为镇抚者更是遍天下，而我戴氏，历代虽读书不辍，却总与功名无缘，至于自己，更难言道，已为人父母，却仍为白身一个，甚至连个县学生的名义也没有争到，实在有愧列祖列宗，倒是这孩子眉清目秀，想必会有所作为，为我戴氏争些荣誉，不如就叫名世吧。戴硕把想法给全家一说，大家都表示同意，戴名世这个名字从此就叫开了。

“满月礼”后，戴硕又开始了东西奔波，戴名世也一天天长大。

转眼间六年过去了，名世也到了上学读书的年龄。

戴硕想，学而优则仕，首先学习，其次才明理入仕，应该让名世入学学习了。然而自己长年奔波在外，无法亲自教导他，就让他加入别的私塾学习吧。

于是，名世入了同族戴老先生执教的私塾里学习经书。

这所私塾规模极小，只有一间房子，学生有七八个，多属戴氏同宗。每天的课程也很短，就是背几段经书，背完即可放学回家。

名世年龄虽小，记忆力却很好，深得戴先生的喜爱。

学习之余，名世爱读家中的藏书，凡经史百家之学无不阅读，尤喜《左传》、《太史公书》诸史籍。

寒暑易逝，一晃就是五年。

在这五年里，戴名世虽因身体虚弱而时常辍学，但学业长进很快。四书、五经早已背得滚瓜烂熟，诗词赋策论等也做得不错，

在乡里有“秀出者”之誉。

父亲戴硕看在眼里，喜在心头。

然而，随着家庭人口的不断增多，戴家的生活也愈来愈困难。加之名世对私塾中所教只讲形式、空洞无物的八股文非常讨厌。戴名世在十一岁时便中辍了私塾学习，回到了祖父戴古山的身边。

但是，“劳苦困饿，拂乱空乏，人皆笑之”的困难处境，并没有磨灭戴名世对知识追求的兴趣，反而激起了他进一步刻苦学习的精神。

当时，他“一日不读书，辄忽忽如有亡失；但得一书，往复观玩，可以忘寝食。”读书求知成了他的基本追求。

由于“家贫无置书之资”，他不得不借书读，“即令借得一二，居无几何，即归之其人”，往往因此“更增郁悒”。

正是因为他对知识孜孜不倦的追求，并能够在博览群书，广涉历代典籍的过程中，苦思冥想，非有所“发明”而不罢休，其古文水平得到迅速提高，并显示出不同凡俗的才思。

十八岁时，他即化用其曾祖父戴孟庵《响雪亭铭》中“不阴常雨，盛暑犹雪”的题意，撰写成《响雪亭记》一文。该文用娴熟的笔调，道尽故里风光，极言人情世态，成为远近传颂的名文。

也是在这个时期，戴名世开始受到“博学高隐”之士和明朝英烈精神的熏陶。

戴名世的曾祖戴孟庵和祖父戴古山都是明朝遗民，他们自命高风亮节，甘受清贫，拒不出仕清朝，终日闲散山林，眷怀故国而抱残守缺，醉酒吟诗以抒发郁闷之情。这些，此前的戴名世并不会理解。而此后，名世守在祖父身边，时常听其讲明朝英烈之

举，不能不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同乡有一遗民潘江，字蜀藻，号木崖。他在顺治康熙年间，“岿然抱独守残，音振于空谷之中；其俯仰慷慨，见之于文章诗歌，既以流传天下”（《潘木崖先生诗序》），是一位富有民族气节的儒者和名噪文坛的著名诗人。他耽耆风雅，尤留意于故明文献，曾辑录《桐城乡贤实录》一卷，著有《木崖集》六十五卷。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举博学鸿词，他以母老为由相拒，终身隐居不仕，可见其反清的政治态度。

潘江非常喜欢戴名世这位热爱读书的青年。不仅时常“惓惓奖励”，誉其文深得“司马迁、韩愈之风”，并悉发藏书供戴名世阅读研讨。也因此被戴名世视为终生的老师。

也许是受到祖父和老师潘木崖先生的影响，或是因古文与史学有天然的联系，戴名世开始对明代历史，尤其是南明历史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，树立了以己之力写成明代信史的志向。

白发榜眼

自隋唐时代创设科举考试制度，科举就成为读书人获取功名、出人头地的惟一手段，而读书、科举、入仕，也就成了读书人孜孜以求的理想道路。戴名世也不例外。

按照清代科举制度的规定，要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，就必须首先通过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，即童生试，简称童试，亦称小考、小试，民间俗称考秀才。应考者无论年龄大小，均称童生，或称儒童、文童。它包括县试、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。

童生试虽是一种最低级别的程序考试，也并无实质性的结

果,但在人们心目中已具有无可置疑的诱惑。人们往往把它看成是人生荣辱的一次飞跃,看成是教育子孙出人头地的一块界碑。无论如何,对读书人来说,通过童生试可以获得参加功名考试的基本条件,也可以获得乡人的尊敬,故都给予了相当的重视。

戴硕对儿子通过童生试抱有相当的信心,因为名世天性聪颖,又熟读四书五经百家诸书,文章也做得不错,考取秀才定属无疑。然而他哪里知道,名世近年已把兴趣转向史书古文,并不喜好八股文这样的陈腐形式,而且深恶而痛绝之,所以也很少研习此类文体。

康熙十年二月初一,是桐城县举行县试的日子。

戴硕早早地于年初就到县礼房去替儿子报名,他给儿子填了姓名、籍贯、年岁、三代履历等情况的报名表。随即又亲自给名世开小灶,强化考试训练。

这次考试,由县令亲自主持,共考三场,内容有八股文、试帖诗和经论。名世曾熟读经史,故经论做得最好,得了优等。试帖诗也做得不错,得了良好。惟八股文最差,但综合起来考分也算可以,因而也就通过了县试,获得了参加安庆府试的资格。

四月初,安庆府童生试如期举行,安庆所属安庆县、舒城、桐城等地童生一千多人参加了这次考试。考试的内容仍为八股文、试帖诗和经论三种,戴名世又发挥良好,顺利通过。

然而,连过二关的戴名世,在秀才考试的最后阶段,却连跌跟头。

清代的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,府试过关的童生都可参加。学政全名为提督学政,旧称提学道,故院试又称道试。它的报名等手续与县、府试相同,不同的是,它是分期分府进行,过程仅正试